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 第十六回 好夫妻拚命捨酸 熱心腸兩頭和事

話說殷尚赤見屠隆肯將屠俏配他，滿心歡喜。忽想起孫本之言，便只管沉吟，不敢一時答應。屠隆見他沉吟，遂變色問道：「敢是小女本領不高，面貌不揚，有不肯俯就的意思麼？」殷尚赤聽了，一發心慌，答應不來。忽想道：「這屠俏本領我已喜煞，屠俏姿色我已愛煞。他如今情願配我，這段姻親實是天緣。今若捨此，叫我今生到那裡去求討這個女豪傑來與我作對？我今已是無家可歸，同他們落草，實是出於無奈。日後做得一番事業，也還是豪傑中所有的事，豈不可行〔權變〕，固執孫哥哥臨別之言？況且我如今已在他寨中，〔若不變通〕行權，必要使他父女好意變成惡意。」一〔時拿定了主〕意，遂歡歡喜喜，立起身來拜謝道：「小子無〔能，承蒙〕山不棄，賜配令愛，自愧空囊，若不見責，敢不從命。」屠隆聽了大喜，連忙扶了起來，道：「今日正是黃道良辰，只今夜就使你二人成親。」遂一面吩咐準備喜筵，叫取衣冠與殷尚赤穿戴。一面著村婦們迎請屠俏出來，同拜天地。

不一時，堂中結彩，銀燭輝煌。寨中自有吹鼓手，奏起樂來，便也十分熱鬧。吹罷了半晌，早見後面幾個村婆野婦簇擁著屠俏出來。殷尚赤忙偷眼看去，還是日間打扮，只卸了左右吞頭並前後掩鏡，戰裙換了繞地長裙，鬢邊添了許多珠翠花朵。緩步輕移，十分嫵娜，走來與殷尚赤同立紅氈，先拜了天地，又拜了屠隆，然後夫妻交拜過。屠隆坐了正中首席，他夫妻分了東西，對面旁座坐下。合山大小嘍囉俱來叩頭，承值的早送上水陸酒饈。這一席喜筵，雖無海錯山珍，卻有豬、羊、牛、犬，大盤大碗的搬來。屠隆便揎拳裸袖，低頭啖嚼，殷尚赤卻也要吃，只是初做新郎，一時不好動粗，恐怕新人看見不雅，便抬頭看這對面新人。早見屠俏，右手擎著一隻豬腿，左手捧著一大碗酒，吃一口酒，咬一塊肉。兩旁村婆野婦，不住的斟酒與她吃。殷尚赤見她吃得十分爽快，便也忍不住吃起來。三人在喜筵上直吃得落花流水，風捲殘雲。不一時，各人面前俱堆了幾堆白骨，盤碗皆空，俱有三分酒意。又各吃了一番蒸卷饅饅、粉湯茶飯。

殷尚赤與屠俏吃完，各自坐著。屠隆遂喚了村婆婦送他二人歸房，二人即便起身。到了房中，殷尚赤忙偷眼看去，只見房中四面擺設的俱是刀槍劍戟，被燈火照耀得森森閃閃，光芒射目。再看床上，睡的是虎皮褥子，豹皮枕頭，蓋的是一床虎皮猩猩血染的一條大被，床前列著幾個生漆骷髏頭的尿器。殷尚赤看在眼中，暗自驚驚喜道：「這才是女中豪傑的作用。只不知到溫柔鄉里，可用得著軟款功夫？」正想未完，早見屠俏打發了村婆野婦出房，向殷尚赤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俺們一對豪傑夫妻，全然用不著道學先生的斯文腔調，俺自去睡也。」說罷自脫衣上床。殷尚赤聽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渾家先睡，我也便來。」遂脫去衣服，急入被中，尋歡取樂。你道他二人如何舉動，但見：

男效風流，女敦樸實，男效風流，知是荳蔻初芬，烏敢驟風狂雨，只用輕憐愛惜；女敦樸實，曉得恩情難免，奚辭肉裂肌分，惟有攢眉苦忍。一個驚驚喜喜，乍得甜頭；一個耍耍歡歡，深知趣味。各說知心，皆言俏語，一番快暢，萬種溫存，漫道夫妻巧言，個中實有前因。

兩人一夜歡情，真似如膠似漆，到了天明起來，出房拜謝了屠隆。

過了多日，屠隆有了他夫妻二人，遂將山寨中事情俱交與他二人掌理。自此殷尚赤與屠俏日日同去巡山，劫取過往，十分強橫，人俱叫他『男女魔頭』。便又結遠近豪傑。因念孫本大恩，常使精細嘍囉送禮去酬謝。遂在屠隆、屠俏面前，說起當日要去投奔『小陽春』，並說袁武言語，要使人到湖廣去訪問。忽一日接得附近傳來一書，方知『小陽春』是姓楊名么，號道長，屈遭刺配往北。遂與屠俏商議劫奪，即吩咐人去四處等候。

忽一日，早有探事的來報說：「山下有一起客商，同著一班進香人，內中行李甚多，特來報知。」殷尚赤聽了，對屠俏說道：「今日丈人身體欠安，你在此看視，我去取了來。」說罷帶了多人下山。這些客商與進香的，忽見強人趕來，俱棄棄逃命，遂棄下一乘小轎歇在嶺側。殷尚赤一面叫人搬取包裹，自己一馬放到轎邊，卻聽見有個女子在內哭泣，遂下馬揭簾。那女子掩面哭泣，殷尚赤將她衣袖往下一扯，那女子早露出嘴臉來，哭著說道：「大王饒奴性命！」已被殷尚赤看個滿懷，遂叫人抬她上山，自己上馬在轎後押著。

不期先有人報屠俏道：「今日卻是喜來也！」屠俏正服事屠隆吃湯藥，忽聽見說甚喜事，忙問道：「殷大王下山，敢是得了十分彩麼？」小校道：「彩是有些，也算不得什麼喜事。殷大王劫擄得了一個美貌女子，抬上山來，做一位小寨夫人，豈不是件喜事？」屠俏忙問道：「你怎麼便曉得要做小寨夫人？」小校道：「方才見殷大王揭簾扯袖看那女子，便叫抬上山來。必是看中意作小，難道抬來做女兒？」屠俏聽了，一時柳眉倒豎、鳳眼圓睜，大叫道：「這負義賊，恁般大膽，與他拚個死活來！」屠隆連忙掙著勸道：「孩子不可造次。」屠俏道：「他在東京嫖粉頭犯事；那日見了俺，便涎臉說風話；如今見了這狗男女，自然也是恁般，怎不丟人腦後！」說罷提了雙劍，出寨上馬，趕到嶺下。果見轎子在前，殷尚赤騎馬在後。心中十分惱怒，遂將馬急縱，舞動雙劍，飛也般殺來。將到轎邊，喝聲「歇著！」遂趕到殷尚赤馬前，直砍過來。殷尚赤忽抬頭見屠俏下山，面色如青，不知是何緣故。突見砍來，忙用棍架住道：「渾家怎麼！」屠俏大怒，罵道：「負心賊做得好事，只殺你便了！」說罷，只亂砍過來。殷尚赤方知她疑心吃醋，一時分解不及，見不是勢頭，只得放馬抵敵。霎時間，一對好夫妻忽變了一對仇人，各拚性命殺將起來。眾嘍囉見了俱不敢相勸，連忙報知屠隆。原來，屠隆三日間受了風寒，十分沉重。今聽見夫妻拚殺，只急得在床上呻吟，忙叫人去勸。村婆野婦俱下山來相勸，卻見二人殺得性發，不敢上前，只在兩旁跪拜叫喚。

這日楊么正同著兩個押差，見了這座高山險嶺，皆畏縮不敢輕進。楊么便提棍向前道：「你們只隨我來。」便一齊同走。將到山嶺前。楊么一眼看去，遠遠見山下有兩人兩騎，如走馬燈兒般棍起刀落，趕著廝殺。張龍、趙虎見了，不勝害怕，立住說道：「我們就說這山內必有強人，你看這不是在那裡操演？莫去撞入虎口，枉送性命。可尋人問路，抄轉過去吧！」楊么且不言，只兩眼看前面了半晌，不勝驚驚喜喜，方說道：「你們不要心慌。我看他兩人雖是廝殺，卻俱不下毒手，我疑內中必有緣故。你們在此立著，等我去問他聲來。」說罷將包裹卸下，提棍急走。兩押差阻他不住，只得揀個草深處藏躲，探頭觀看。

這楊么走近看時，卻是一男一女廝拚，兩旁許多人跪拜叫喚，卻聽不明白。勃然大怒，即舉棍對著男人大喝道：「莫非倚強在此壓婦人麼！」說罷，把一棍照腦袋上打來。殷尚赤突見這人來發話，正要回言，不期棍到，疾忙抵住，也就一棍相還。楊么即將棍撥開，在他馬前直使得如落花飛絮萬點侵入之勢，只不離前後左右。殷尚赤只緊緊遮攔。屠俏忽見這人百忙裡趕來，裹住丈夫廝殺，早將先前一段吃醋捨酸的心腸，忽換了知疼著熱的好意，遂來疼護丈夫，忙舞劍合拚這人廝殺。楊么見婦人也來奔他，心中甚是疑惑，到此不便問明，只大喝道：「那怕你兩個拚我一個！」

三人在山下直殺得愁雲慘慘，紅日無光。殺了半晌，殷尚赤、屠俏見這人棍法高強，各自暗驚，便一齊架住，問道：「你這漢子，必非常人。快道姓名，不要傷了情分，吃人笑話。」楊么聽了，停棍說道：「我便是湖廣岳陽府柳壤村楊么。你二人為什麼在此爭鬥？」殷尚赤、屠俏聽了，不勝大驚大喜道：「你敢是打賀太尉吃官司遞解往北的小陽春道長哥哥麼？」楊么道：「我便是。你怎麼曉得？」二人又問道：「你既是道長哥哥，為甚沒有刑具並押差同走？」楊么道：「因他見這山嶺險惡，必有豪傑佔據，知我有些本事，去了刑具，要我在前探路。那邊草內探頭的不是麼？」二人聽了，忙將棍劍齊拋，滾鞍下馬，拜倒在地，謝罪道：「我夫妻二人久已聞名願見。近又得書，日日使人打探哥哥到來，欲劫救上山，不期今日才得相遇，卻又恁般得罪！快請上山。」楊么忽見二人拜倒，連忙還禮。又聽見說是夫妻，不勝驚喜，攙扶起來道：「楊么從未識面，不知賢夫婦從何曉得賤名，敢勞如此？」殷尚赤遂將自己姓名、犯罪投奔、得配屠俏並接書信略說了一遍。楊么聽明，不勝驚驚喜喜道：「你二位是一對豪傑夫妻，今日為何在此作性命相搏，真邪？戲耶？好使楊么不解。」二人聽了，俱忍笑不住。殷尚赤只得說道：「我兩人的笑話，只得

要與哥哥說知。今早山下有一起買賣過往，兄弟下山邀截，見這轎中有個女子，將她帶領上山。不期弟婦疑心有別樣心腸，便趕來捨生拚命相搏。若不是哥哥到來，恐怕今夜還要著人點燈，殺到天明還不住手哩。」

楊么忙問道：「這女子如今在那裡？」屠俏道：「這山下轎中的便是。」楊么走到轎邊，問這女子道：「你年正輕，為甚到此受驚？你可說明，我著人送你回去。」那女子見是好人，只得止淚說道：「我因父母患病，許了一炷信香，同眾香婦今早經過。不期遇著山上大王，眾皆逃散，只棄我在此。若得放回，感恩非淺。」楊么聽了點頭，便來見二人道：「目今只因宋室無人，奸權用事，以致豪傑散生，耗其元氣。英雄到此，必〔要〕戮佞扶忠，做番事業，方不虛生。若只圖財寶，貪愛女色，豈是豪傑所為？必致遺臭於人。今這女子為父母患病進香，是一孝女，使我楊么不勝起敬。豈可使她受驚？乞推面情，速著人放回。」殷尚赤、屠俏聽了，不勝歡喜道：「哥哥這些見識，才是做大事業的豪傑，怎不遠近聞名，使人想慕！兄弟日原有好色之心，只因受了一個哥哥的教訓，再無他念。況且又得屠俏為妻，已是心滿意足，怎肯又去撇甜就苦！今早因見這女子失伴，且抬上山，慢慢著人送回。誰知錯疑，一時分解不得。」楊么道：「原來兄弟恁是好心，夫妻恩愛，只是方才欠了些主見。若抬了這女子入寨，雖無別意，難免李下瓜田，怎怪得大嫂見疑。」因又對屠俏說道：「大嫂見疑固是不差，須看個情由，便以性命為戲，未免過於太急。如今總推楊么情面，勿生芥蒂，夫妻歡好如初。可遣人送這女子到路口，令人找去。」二人聽了，不勝感激拜謝。即一面使人送這女子下山，一面迎請楊么上馬入寨。

楊么遂用手招呼兩押差。殷尚赤、屠俏道：「趁今日殺了二人，哥哥只在中山做事業，豈不快活！」說罷便要趕去。楊么連忙止住，將自己心事說明。二人方不動手，遂一同入寨，即備酒款待。楊么使兩押差坐在左右，殷尚赤、屠俏下陪，吃得十分豪興。楊么將打王豹，常況殺人，因結駱敬德，認罪入監、釋放事情，細細說出。殷尚赤因兩押差在旁，不便說話，遂使人引到別處去吃，自與屠俏坐近，因說道：「哥哥若不說，兄弟怎知常況在陽城縣獄中？即今商量救他出來。」楊么道：「不消兄弟費心。我已托駱敬德去報知丁謙、於德明，他三人自有計較。方才兄弟說受了那一位的教訓，可說我曉得。」殷尚赤遂將相與瑤琴，痛打董敬泉，以及孫本放出，說結袁武並「金頭鳳」的事，細細說出。楊么聽了，不勝驚驚喜道：「原來果有個『金頭鳳』！」遂將天雄山抄錄言語以及童謠說出。因說道：「我楊么結識了何能，已是快心，怎知又有個袁武奇人。不知『金頭鳳』是何名姓？我去東京，先見了孫節級。到了地頭，必去尋訪二人。」殷尚赤道：「兄弟常使人寄禮物去，怎奈孫哥哥不肯收，只收得與他上壽的禮物。想是去的人不善言語，如今要拜托哥哥帶封書去。」因又問：「這何能恁樣人，如今在那裡？」楊么遂將何能才幹、薦上天雄山並邵元犯事同解，囑他臨時取便，「一告知。」「今有常況沿路手書，大約有人救護，卻不得實信，只記念不了。兄弟你使人打聽也好。」殷尚赤、屠俏曉得這些緣故，不勝快活，各暢飲到晚，安頓楊么歇宿。

到了次日，楊么要辭別下山。殷尚赤那裡肯放。一連住了五日，知不可留，只得備酒送別。吃到中間，殷尚赤使人托出一盤銀兩並幾件冬夏衣服、鞋襪之類，因說道：「本當留哥哥多住些時，爭奈哥哥大事在心，不敢多留，但須速去快來。些少銀兩，權作路費。外小封二十兩，給兩押差路上買酒吃。」又吩咐了言語，兩押差只磕頭應允。楊么見盤內銀兩甚多，因說道：「我那裡用得許多，只消一半夠了。」殷尚赤、屠俏齊說道：「此去路遠，便到地頭，衙門也要使費，我這裡還要著人來問候。」楊么遂不推辭，叫兩押差收入包裹中。殷尚赤又取出一封書來道：「這是煩哥哥捎去與孫本哥哥，內有十兩蒜條赤金。」楊么接來，緊束在腰間。遂大家作別，相送下山，各自分手。殷尚赤、屠俏見去得遠了，方上馬並行而回。

楊么別了殷尚赤、屠俏，同著兩押差，一路逢村飲酒，到鎮安歇。兩押差感他恩惠，只小心服事，並不上刑具。走了多日，一日到了朱仙鎮上，相近東京不遠。因見日已西斜，遂尋店安歇了一夜。

到次日，各吃飽了酒飯，兩押差自去打發店錢。楊么立在門首，只見往來的鬧攘攘，有的攜男抱女，俱往西走，有的在門首探望。楊么看在眼中，不知是何緣故，便走向對門，與一個老年人拱手問道：「你這裡今日為何這等熱鬧？」那老人看了楊么一眼，笑說道：「你是遠方人，如何曉得？俺這裡是開封府管轄，地名朱仙鎮。往來熱鬧，有個緣故，你既來問，我只得說你知道。當初宋太祖貧賤時，曾打過擂台，自此天下聞名，人心向附。後來陳橋兵變，便做了皇帝。因見民間設立擂台，一則聚眾耗損民間財物；二則生端起釁，傷人性命，故禁止天下，不許設立擂台，到了仁宗時，便有好事內臣與王孫公子蓄養教頭，喜刺槍棒，好頑好耍，遂慫恿官家，許開封一府設立擂台，相沿到今。故此這些好頑子弟尋訪教頭來家，或逢香集廟上，或到時令佳節，搭立擂台，各出采物擺在台下，使人與教頭放對，或拳、或棒。若有人來放對，令他寫明了死傷不抵文契，然後使他上台。若打贏了，這些禮物並眾香官喝采錢俱送他，還要披紅掛彩，吹樂鼓手迎接來家，下次就是他上台。是第一件好看的事。如今俺朱仙鎮西去十餘里，地名大寶集。有一富豪子弟，叫做乾燥皮、錢過門，同了幾個宦家公子，迎請了東京城中第一有名禁軍教頭，叫做五色反毛雞頭樂湯。因他拳棒十分了得，在這大寶集上，一連三年並不曾遇個對手。他誇大言道，『拳打三千郡縣無敵手，棒劈八百軍州我獨尊。』今日正是五月十三，集上有敕建的一座關帝神聖廟宇十分齊整，各鄉、村、鎮男女以及城內居民，一來進香賽神，二來年年舊例，來看擂台上樂湯放對。故此這些遠近村人，俱到那裡去觀看。你今問明，想是也要去看了。」

楊么聽明，笑了一笑。兩押差替他拿了包裹，走出店來，楊么接入手中，與那老人拱別。走離了鎮上，因將老人的言語述出：「離此只得數里，我們何不去走遭？」二人依允，遂向小路，跟著村男婦女。走了半晌，早見一座村落，果是繁盛。三人便走入村來。只見兩旁許多趕趁的人，將各種貨物，也有開鋪面的，也有堆垛在地下的，俱在那裡做買做賣，以及茶坊酒肆，人進人出。再走到中間，更是熱鬧，人都擁擠不開。楊么在前用兩手分開眾人，兩押差只跟隨在後。走了不半晌，在人叢中抬頭，早見前面飛簷接漢，畫棟沖霄，直聳出似烏雲般一座殿宇來，方知到了關帝廟前。只見廟前有方圓四、五里一塊空地，俱是四方五嶽的人，如山似海，東簇一團，西聚一塊。正中間迎著廟門，果搭著一座無大不大的一座擂台。你道是怎個模樣？但見：

玲瓏八角，明透四方。頭頂上，俱用織成蘆席遮蓋；腳底下，純是拼就鬆板鋪平。庭柱絲綢包裹，橫梁彩筆描成。左柱上用黃金打鑿一行篆字：「拳開驚虎走」；右柱上將白銀攢嵌幾個蝌蚪：「腳動嚇龍奔」。正中間寬寬蕩蕩，任你拽拳扯腿；兩壁廂坦坦平平，隨我掄槍舞棒。檯面不高，離地約有丈五；基址甚廣，周圍卻有千尋。若來跌撲，任你銅筋鐵骨，經不得幾下拳頭；如逢較棒，那怕力大身強，捱不得一棍顛翻，上生下死，分明是一座森羅；進死退生，儼然是數間地獄。

楊么同兩押差看完了擂台，遂又看台下。只見四下裡搭著小篷，俱有人趕趁在那裡賣酒賣肉並饅饅扁食。又有幾處俱掛著竹簾青幕，卻是有體面的人家婦女在內來看打擂台的。又有一個大敞篷，內中圍列一扇錦屏，外面攔著一帶朱漆花朵欄杆，裡面堆著許多緞匹銀鈔，桌上擺列筆墨觀硯紙，上面設著一張大椅，披條虎皮，有許多人在內看守。

楊么看罷，遂同押差走入廟來，瞻仰聖容。只見殿上神座前，果乃寶炬輝煌，篆香繚繞。桌上堆列許多果品、豬、羊、魚肉、酒飯、饅頭。有數十個廟祝並火居道士，口裡喃喃的誦誦祝獻。案下跪著許多村男婦女，磕頭禮拜。也有求籤的，也有禱告的。一起不了，又是一起擠來。楊么同押差隨眾拜了神聖。早有門外一起鄉人鑼鼓喧天，執香的，扛抬祭物的，俱入廟來賽神酬願，楊么遂同押差走出門來。只因這一來，有分教：

二十餘年夢合，一朝禍發臨身。